退溪言行錄 人

卄三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五

類編

論人物

先生講尚書每讀蔡傳嘆味不已曰朱門傳道之人雖稱勉齋爲第一以集傳觀之九峯當爲第一也勉齋著述未得多見不知所言所見能有過於此乎 李德弘

崔應龍字見叔 問邢恕得罪於師門而猶列於子弟何也先生曰所以警後世學者也和叔從兩程甚久而一念之差便爲索性小人學者可不懼哉 金誠一

問許魯齋出處先生曰丘瓊山輩皆詆事元之非但此時夷猶主華天理民彝典章文物絶滅殆盡天之生魯齋似非偶然

魯齋若獨善而果於忘世則天理誰明民彝誰正天下其將

爲左袒而莫之救矣以愚觀之魯齋之爲世而出似不害義

未知聖賢復生則其論如何耳 金誠一

問許魯齋於墓碣何不書其官爵耶曰此非平生所欲仕故也

又問若不欲仕則誰勸以强仕耶此必欲用夏變夷以不能

成厥志而没故耶曰是但今世之士例皆不務切己工夫徒

論賢賢吾不知也年少之輩於眞西山許魯齋吳臨川鄭圃

隱吉冶隱皆議而非之夫西山賔師於東宮是豈濟王之臣

乎如此等事非吾之所能知也 李國弼

具思孟作四皓羽翼太子論質於先生先生批曰操縱開闔眼

高手亦高但此事亦甚有難處者自已旣言之呂雉固漢室之

賊當時大悪未形高祖安得逆探其未至之禍而遽廢適立庶而可乎既立如意將何以處呂雉乎存之則無兩全之理或廢或殺則非其罪此高帝之所以欲易而終不易非獨四皓之力能回其意也但此是良平諸公之憂耳非紫芝翁軒眉聳袂之秋也而輕此一著卒招杜牧之譏是可惜也篇中譏四皓則是遂謂欲易太子爲得計則似未安見具思孟八谷集

問岳武穆以社稷爲重則雖有班師之命自爲表荅而不奉詔以扶社稷何如先生曰問命既班師猶被王次翁之奸誣況終不班師是叛也尚何金虜之問罪哉李國弼

嘗曰讀朱晦菴宿梅溪館詩竊怪胡澹菴之事及見朱子語類記胡舊見李彌遜之妾似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事

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亦未必非

斯言有以八之也此段尚面謂胡邦衡尚猶爲有知識云云

據此則邦衡晩節容有所失然豈至有貪生畏之甚耶殊不

可曉 李安道

問前朝王氏之後繼立者辛氏而鄭圃隱先生事之不去後雖

有功何足贖哉先生曰不然繼之者雖辛而王氏宗社未亡

故圃隱猶事之正如秦之呂晉之牛而綱目不亦言王導之

流圃隱正得此義 李德弘

問奇公遵以李穡爲侫佛妖妄之雄如此何曰雖如此說渠亦

不得辭問先生在豐基上方伯書并論於鄭吉禹癸酒全佔

畢諸公如何曰彼時不曾商量今而思之果大謬佔畢亦只

是文章之士耳閔太祖引見李穡穡以白衣長揖是大小大氣節曰固可尚亦是太祖包容有以致之耳禹性傳

嘗言吾東方理學以鄭圃隱為祖而以金寒暄趙靜庵為首但此三先生著述無徵今不考其所學之可淺深近見晦齋集其所學之正所得之深殆近世為最也禹性傳

隆慶元年丁卯秋　詔使翰林院檢討新安許國兵科給事中洪都魏時亮來使我國問東方有能知孔孟心學箕子疇數者否先生錄示高麗禹倬鄭夢周本朝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尹祥李彥迪徐敬德等且書答曰吾東自箕子來封九疇設敎八條為治仁賢之化自應神明士之得心學明疇數必有名世者矣四郡二府三國分爭干戈磨爛文籍散逸不惟

傳道之無人其前人姓名亦不可得而聞矣新羅統三爲一
高麗五百餘年間世道向隆文風漸開士多遊學中原經籍
興行易亂爲治慕夏變夷詩書之澤禮義之風箕疇遺俗猶
可漸復故吾東見稱爲文獻之邦君子之國有由然矣然二
代之儒其歸重終在於言語文章之間逮于麗末程朱之書
稍稍東來故如禹倬鄭夢周之徒得以參究性理之說至于
國朝獲蒙　皇朝頒賜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等書　國
朝設科取士又以通四書三經者得與其選由是士之誦習
無非孔孟程朱之言然而或習俗固循而不著不察或狂簡
斐然而不知所裁其中超然獨見慨然發憤而從事於聖賢
之學者往往有之而亦不多得　千人皆已往者耳

其見存者非所敢言也且是數子者生千載之後處窮海之中不得親授受薰炙於聖賢之門謂之能傳心學固難矣然其一生用力於此則豈不得為心學者之徒也歟若箕子洪範朱蔡之說發明義理無餘蘊學而知之者固亦有為其為數則九峰內篇圖說見存苑洛子發明亦在於吾東未聞有能明之者近世有李純者自謂能通其說而至著為註解亦未知其果無謬否也 趙穆家藏先生手筆

先生曰金佔畢非學問底人終身事業只在詞華上觀其文集可知 金誠一

嘗曰寒暄先生之學既無著述又無文獻可徵之其造詣淺深未可知也今川谷書院尊祀程朱而以寒暄配享恐配字之

義未可輕也文宣廟中只以顔曾思孟配享而其餘雖在十哲之科者皆稱殿内從祀程朱大賢猶列於兩廡而稱從祀以此觀之配與從字有間矣寒暄之學雖無愧於入廟只稱從祀而不稱配享可也又曰寒暄之學踐履雖篤而於道問學工夫恐有未盡也 金誠一

嘗曰趙靜庵天資信美而力學未充其所施爲未免有過當處故終至於敗事若力學旣充德器成就然後出而擔當世務則其所就未易量也 金誠一

又曰堯舜君民雖君子之志豈有不度時不量力而可以有爲者哉己卯之失政坐此也當時趙靜庵則已覺其敗事頗自裁抑而諸人反以爲非至欲倒戈相攻靜庵蓋無如何耳 金誠一

又曰嘗於　中廟謁聖望見靜庵步趨翼如儀表可象一見可
知其爲人也 金誠一
又曰趙元紀趙廣臨皆善人也靜庵家學淵源亦非偶然又曰
吾東方不無道學之士而文獻無徵其所造淺深無從考見
禹祭酒鄭圃隱則遠矣至於寒暄一蠹諸儒近在傳聞之世
而亦不可尋其可歎也以可徵者而言之則近代晦齋之學
甚正觀其所著文字皆自胸中流出理明義正渾然天成非
所造之深能如是乎 金誠一○趙元紀靜庵叔父趙廣臨靜庵從兄
嘗言其於靜庵行狀極言天資高處而其說學力處較少晦齋
行狀極言學力深處而其說天資高處較輕 禹性傳
嘗問花潭之學先生曰觀其議論論氣則精到無餘而於理則

未甚透徹主氣太過或認氣為理然吾東方前此未有論著至此者發明理氣始有此人耳但言語之際自負太過恐其所得未深也花潭嘗著鬼神生死論貽朴希正民獻許太輝曄諸人曰此論雖辭拙然見到千聖不盡傳之地頭可傳之後學附諸性理卷末使華夷遠通知東方有學者出先生深不滿於此言以為有誇大之病然甚重其人有人往松都讀書先生與之詩云徐老今為鶴背身藏脩遺跡摠成陳何人為築花潭院心緒相傳有幾人其拳拳如此 鄭惟一

周公世鵬創白雲洞書院後人欲配于院廟先生曰海州文憲書院亦欲如此物議甚騰竟未之果俟是非之定為之似未晚也且彼既立廟而以己配享則於其心安乎蓋周染跡於李

苞之門其處身有大狼敗處先生此言實有微意金誠一厶鄭惟一錄

曰周愼密能文章篤孝悌好賢樂士平生以淸節自將雖貴顯淸約如寒士其在 經筵隨事寓諷多所裨益然少骨鯁屢經權奸皆不免失節之譏晚年多病不能退先生勸之不從淸議惜之

曹南冥除丹城縣監辭不赴上書言時事至謂 大王大妣不過深宮一寡婦 上大怒傳于政院曰觀植疏詞多有不恭將欲深罪名之曰隱士故姑置不問搢紳皆以不得罪爲幸先生語人曰南冥雖以理學自負然直是奇士其議論識見每以新奇爲高務爲驚世之論是眞知道理者哉鄭惟一

先生見南冥疏語人曰凡章疏固貴於直言不避然須要委曲宛轉使意直而語婉無過激不恭之病然後下不失臣子之禮上不拂君上之意南冥之疏固今世所難得然言語過當

近於訕訐人主見而宜怒也 鄭惟一

癸丑七月往拜先生先生以曺楗仲答書示余余曰此人歆慕有年以為學就德成今看此文字恐不免有氣上語先生曰然人多謂狷介高尚底人非學問上恁地做工夫故無進就事業 洪仁祐

先生嘗曰洪應吉篤信力行之士也每屈車訪之論講義理竟日而返心服其人自謂得一益友未幾應吉遭父憂過哀得疾年才四十而卒家貧甚先生與同志之士共出力以助其喪嘗稱之曰其心常在於善不為外物所侵亂而今難得此等人又曰其學不能無差蓋深於數學而未精於理且多認氣為理之病然其篤信力行清脩苦節何處更得此人歎惜

久之 鄭惟一

金河西晩年所見甚精論說義理平易明白先生甚稱之 鄭惟一

先生嘗語人曰鄭靜而資品甚高識見超詣但於本原上疏漏耳及其卒聞以書與人曰靜而疏處太疏世俗所嗤點好處甚好吾輩所難得世以為名言 鄭惟一

先生曰某人堅確某人英銳對曰此皆小子之所敬而其堅確近於固滯其英銳近於任氣先生笑而不答 鄭士誠

先生曰金世純行高而學精吾目中未見其比爾與之從遊必取益也 鄭士誠

先生與門人語及金芝山柳而見李宏仲曰金則質美而行篤

柳則才品甚高李則爲人勤實而才分不逮云 鄭士誠

先生言今世好訟之弊仍擧盧士信事曰此人未知爲何如人而亦有不易得者曾與人相訟彼知其將不勝哀乞於士信曰我之不勝固不足恨家無可供薪水者我其自此爲賤人矣士信曰吾何以知君之至於此擬乎郎斷置不復與訟云

金明一

與子寯書曰來時路由青松耶青松府使 久菴金公就文 非常人吾所敬畏汝須操心謁見凡所過皆當謹愼而此府尤所愼也 家書

論科擧之弊

先生旣讀朱子書遂刪節其要語爲一帙今之印行朱書節要是也嘗曰聖學不過四書士之志學者舍是書何以哉但今

人非不讀之而只以帖誦決科爲業於身心了不相關陷溺旣久難以啓發若是書則旣無其弊而讀之令人易以感發興起故接引初學多以是書云 金誠一

六月謁先生請訓論詩不許且曰身不行而口徒言寔余之耻愧也因曰須報金秀卿書以士之爲學豈不顧三釜五鼎之養然有命焉不可必得故古人亦委諸命而姑脩其在我者而已余保秀卿必無陷溺之弊然以此爲心則不無心術之病耳 趙穆

問擧於科目爲學不專欲停科業先生曰此意甚好然亦非易事昔蔡伯靜兄弟不事擧業專意學問卒傳家業爲世大儒如此則可也雖停擧業若無其實則濟得甚事卽將蔡氏行

狀以示之曰賢能如此用工否宜書一通常自觀省 金誠一

問科業不進雖居泮亦無益欲留受業先生曰有父兄在何可自專曰已得命矣先生帖曰此中士友多有不撤其工而僥倖於一得甚不滿人意聞已停行且欲專意讀書深賀君請於大人前也 金誠一

士誠問治經為擧子業或無害於為學耶先生曰國家設科豈欲士之不為學耶内外輕重自有分別若於此判斷得分明則誦貫聖經獨非為學耶 鄭士誠

侍坐於書齋先生謂在座諸人曰儒家意味自別工文藝非儒也取科第非儒也因歎曰世間許多英才混混俗學更有甚人能擺脫得此科臼耶 鄭士誠

李瑱初及第承文院報以不恭先進見罷先生聞之曰侵戲新来果為無理然既知其然而已入此路豈可獨免李君之事未知緣何有此但後生中或有尚氣底人傲視先進而擅自不聽非聽駭於見聞亦非義理之當然也 禹性傳

問侵苦新来之弊何自而起先生曰未知何自若非胡風必是衰世事也其種種戲侮侵苦之狀不可具言極無意謂必使新進之士喪其禮義廉恥之心而莫之恤其有害於士風為如何也自搢紳至胥吏皆不得存新来之名乃可革此弊至於先後進相待之禮自有 國典其間如有後進輕先進者以公論糾彈可也 禹性傳

先生授古文前集必遺真宗勸學文曰此書出於陳新安之撰

何以首此古人勸學之規本不如是何用取利欲之說以勉人乎 李德弘

崇正學

先生於異端如淫聲美色猶恐絶之不嚴嘗曰我欲着佛經以覈其邪遁而恐如涉水者初欲試其淺深而竟有沒溺之虞耳學者但當讀聖賢書知得盡信得及如異端文字全然不知亦不妨也 金誠一

撰異學通錄自朱子以至元明道學之士言行散在諸書者皆裒集無遺又錄陸氏支派使學者不惑於異端 金誠一

先生嘗謂中原學者皆帶葱嶺氣味為跋白沙詩教辨陽明傳習錄以闢之 金誠一○趙穆曰白沙陽明其辭語皆不類程朱門氣象微先生力辨幾乎惑亂人矣

德弘問今世誰能學問先生曰未易言也曰如奇高峯李蘆巖（名楨字剛而）者何如曰此人厚重近仁而循塗守轍必不失脚向別處去但所見猶未能透得大綱領這可惜大凡世無切己根本上做工夫底人却有南冥唱南華之學穌齋守象山之見甚可懼也不知高峯百尺竿頭更進就一步乎不然則陸氏之盛恐不獨於中原也（李德弘）

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為的見人之尊陸學者必深排而痛絕之盧穌齋尊信困知記（明儒羅整庵欽順所著）頗甚先生以整庵之學自謂闢異端而陽排陰助左遮右攔實程朱之罪人與穌齋力辨之終不以為然獨奇高峯與大升先生合為作困知記跋以斥其學先生見之曰這議論極明快甚不易甚不易（金誠一）

先生嘗曰南冥所見實與莊周一串林公薰(號葛川)來言於先生曰南冥令弟子撤毁淫婦家甚不當莫如獨採我薇蕨也先生曰此言甚當(鄭惟一)

嘗曰花潭門人推尊其師太高至比於橫渠若其著述不存不曾考見固不知爲何等人今花潭其著述存無一語無病痛其人品學述只此可知(禹性傳)

嘗曰我朝從祀之典多有未喩者如崔孤雲徒尚文章而謟佛又甚每見集中佛疏等作未嘗不深惡而痛絶之也與享文廟豈非辱先聖之甚乎又曰我朝四賢雖有功德至於從享聖廟則未可輕議也時館學生上疏請從祀先生聞之終不以爲是(金誠一)

先生論說義理明白的當未嘗為幽深玄窅之言 鄭惟一

先生曰談命之事亦豈可謂無其理也但聖賢貴理而不貴數惟理可為者盡力為之可矣若徒信數而已則禍福之來一切委之於數而無為善之心矣奚可也 金富倫

巫覡祈禱之事一切嚴禁不接門庭 李德弘

嘗曰皇明學者大抵皆有葱嶺氣味獨薛文清真得聖賢宗旨

又曰文清之學平生用工都在敬字上 金誠一

先生少時遊清凉山作白雲菴記寺僧刊留菴壁先生晚乃聞之即令去之山僧來請詩雖或不拒但寫煙霞水石之勝以付之無一字及於僧家者晚年亦鮮有作 金誠一

問既思之事不能忘于心有滯累之病則惟能忘可以得之先

生曰固然但能忘近於習忘有差八處耳又問何以則能免差八之病先生曰能於勿忘勿助有得則可免耳 李國弼

雜記

先生額角豐廣松窩奇愛之常呼曰廣顙而不名焉 李安道乙先生小名瑞鴻

先生嘗於座隅壁上書樂天詩句曰拔煩莫如靜拔拙莫如勤 金富倫

先生於卜筮雖知其說亦不喜爲之 李德弘

先生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爲戲褻之語人有作太真送臨邛道士還報唐天子詩欲課之先生批曰太真之事白樂天始作備魚無迹極鋪張之大丈夫口中豈可狀出淫醜之語也

金誠一

先生性喜通明而惡障蔽至於樹木之類必令疏剔剪去不使翳前 金誠一

先生嘗曰辭達意而已然學者不可不解文章若不解文章雖粗知文字未能達意言辭 李德弘

爲詩清嚴簡淡少嘗學杜詩晩喜晦菴詩往往調格如出一手 鄭惟一

先生筆法端勁雅重其大字亦方嚴整齊非如他名家者但尚奇怪而已景福宮災其重新也 殿額門題皆用先生所書上樑文亦先生所撰也 鄭惟一

先生雖偶書一字莫不整頓點畫字體方正端重雖偶吟一絶

一句一字必精思更定不輕示人 李德弘

問天地日月之象一也而四海八荒之國各異其間災變之出各以其國之事獨見於方 乎抑一國有乖應見於天下乎曰災變固以其國之事應見於其國然他國亦豈可不恐懼脩省乎比如父母怒一子而譏責他子亦豈可以己不受責而安心乎其爲戰恐自脩則一矣 金富倫

問潛邸舊諱猶可諱乎曰禮舊諱不諱 李國弼

先生曰川谷書院伊川先生祭文赫暄二字未穩當改下正大字可也蓋畫像贊曰展也大成諡曰正公正大字无著題 金誠一

問花潭嘗言逐日夢見程子是如何先生曰逐日之說未可知

也 禹性傳

問欲使善畫者畫晦菴真於簇子時或出掛壁上觀感傚惕何如先生曰此等事何必問 李國弼

先生曰於長者之前稱我甚不穩當昔姓吳人每自稱我時人目之曰吳我或於官長前必稱小人亦甚無理某則平生未嘗稱小人也德弘問然則亢自稱如何曰古人自稱必舉其名然欲傚此也 李德弘

先生自言吾丙寅之行抵醴泉有疎族寡婦送一婢來言窮居累年無所依賴而家舍爲隣人所爭今雖决給於已嘗納賀布三千餘疋官使臨門急於星火而家無一尺之儲願施德音以濟窮戚閔之心甚哀矜顧平日不欲以私撓公再拜揮

之旣又患之後之於我雖曰疎遠以祖先覸之一般子孫也
豈敢我視若路人以實告太守太守乃盡除納布不知吾事
於義何如 李德弘
嘗言先自處太高或忌爲推重他人皆無實得也若有些少實
得豈至如是 禹性傳
戊辰秋先生承 召在京過冬先子宏常在其傍先生責令下
去未嘗向人開一言所請而辛未七月宏有麒麟察訪之
除蓋嘗銓衡者追念先生遂官其子弟也 具鳳齡
丙寅十月先生在溪堂作記夢詩手書與德弘其詩曰我夢尋
幽入洞天千巖萬壑開雲烟中有玉溪青如藍泝洄一棹神
飄然仰看山腰道人居竹穿紫翠如登虛迎人開户一室清

臞仙出揖曳霞裾髣髴何年吾所遊壁上舊題留不留屋邊
刻木飛寒泉團團桂樹枝相樛同来二子願且歎結栖永擬
遺塵絆忽然欠伸形蘧蘧鷄呼月在南窓半不數日先生忽
作月瀾之行二十四日也德弘與琴悌筍先往待之德弘從容
問曰前日先生教德弘以先立主宰而又以爲惟敬可以立
主宰敬之爲説多端如何可免忘助之病乎先生曰姑就整
齊嚴肅上做工夫不容尋覓不容安排浸潛義理之中則久
久而自然惺惺自然不容一物而忘助之病可免又問勿忘
勿助以參同契火法證之其説如何先生曰參同契煉丹火
候儘有妙法而卻難於吾輩工夫朱先生借明孟子養氣之
法然道家養丹吾輩養心妙法雖同而其實則異翌日陟朗

詠臺令僧負石作砌手撫稚松新剪冗枝夜作七臺詩見詩文集
翌日朝德弘又質心經樂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章至附註
言忠信行篤敬之說問心學以中心有一物為不可以至於
忠信篤敬郤要念念不忘必使之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不幾
於偏係乎先生曰先儒所以有既不可著力又不可不著力
之訓也翌日又謂德弘曰昨日所論既不可著力又不可不
著力之說不若伊川說非著意非不著意之為尤穩也翌日
先生又曰今之為父兄者每以講心經近思錄為非而訶責
子弟學者亦怵於時議尠講此學吾講心經不無未安之意
而不容舍吾學而別講他書也是日先生將歸扶杖下洞德
弘輩隨之上馬回顧曰何必下來蓋記夢之詩驗矣李德弘

筵臣 啓辭

戊午領議政沈連源大提學鄭士龍於 經筵合辭 啓曰李滉經術文章無出其右者乞復召用貽貧窮太甚在京不能自存乞令該曹供給先生聞之上疏備陳前後退去之意且言其仕有五宜仍請致仕 上答以手批曰今觀疏辭備述前後求退之意至陳五不宜牢執不來雖欲得人致治何能奪其心乎予實寡昧不足與有爲守道守義斷無來輔之意予其赧貽趙參贊士秀雅敬重先生語先生卿人曰景浩今不來 上必重怒不可不來先生聞之語人曰 天意嚴峻如是又有物議不得不赴九月至京師 鄭惟一

丁卯十月十七日 召封筵臣時以李滉退歸下 教書特

召上曰程朱之去其時人君不能待以至誠故小人謗間矣若以至誠則豈有纔間乎奇大升　啓曰伏承　聖教不勝感激此一國臣民之福也但李滉曹植李恒皆七十之年也如此日氣甚寒之時豈有　召命必有憫迫惶急之患若以在家調病爲難而登途得病則亦有死於道路之患自　上欲見之心雖切而待賢士所當從容寬假不可驅迫也承旨李俊民(南寘婦子)啓曰李滉曹植則臣幸得見而知其賢李恒則不及見然而當因朋輩亦聞其人矣李滉則地位甚高祖述程朱故其所著述與程朱相近矣我國此等人絶稀其性恬退自少不樂仕宦其心最爲嚴高李恒則當初業武忘行之人而悟而知學做得工夫其勇與古人何異閉門讀書德器亦

戎見之儀然但武人初不讀書晚年知學故學問不能該通矣曹植則氣質磊落壁立千仞可以激頑立懦而學問則有不循規模之病矣一時賢者不一其人而如李恒則其尤也日暖上來後引見則其人必有所陳達矣 堂后日記

丁卯十月三十三日朝讀執義奇大升 啓曰自己卯年南袞沈貞欺罔 中宗蒙蔽已極乙巳以後更無言是非者是非不明則雖有好善之心何益之有頃日 下書于李滉使之上來其人自少讀書當初見善人受罪故退去今則年已七十且多疾病大槩見是非不明恥其隨行逐隊寧欲退處草野也 新政招賢最善擧也然欲用賢人則不可不使是非分明也 堂后日記

戊辰正月二十七日晝讀玉堂辛應時進 啓曰臣見右賛成

上疏則出於肝膈之誠少無矯之飾辭李滉平生之志温恭

廉退豈以爵祿爲榮哉自 上授之以高官大爵者尊德樂

意之美意也但李滉謙讓之心以爲未安而不敢上来矣君

臣之間相與際會契合言聽計從爲大若爵祿則非所先也

古人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求之以實誠不須以高爵招之授

以閒官俾適謙讓之心而更爲 教書招之以誠則豈有不

来之理乎滉之不来只是不敢當而然也十年林下學問精

深去就出處何事不定於心乎固非虛讓之辭也自 上招

之不以爵而以誠則庶乎安上来若不煩以職事置之左右

則自然輔益 聖學成就 聖德矣 堂后日記

戊辰十二月六日 筵中奇大升 啓曰判府事李滉白 上

接待隆重大小欲喜禮貌之外貴於致誠賢者不以尊其身

聽其言而安其心必以虛己從諫好善廣聽盡擇芻蕘爲深

安大樂 聖上於此人聽言優禮至矣但臨政處事必念此

事此人無乃不可於意否知學者得嚴師而省念則甚好矣

上曰此人比於古人則何等人耶此較論量亦甚未安而有

懷故問之大升對曰如臣愚見不得企而知之然年已七十

所見亦高而不主張已見年少所言亦必商量其觀古書小

無執滯篤信程朱之訓工夫純至古人則不可知也東方學

問之人自古及今未見其比所上疏章與程朱書無異其學

問工夫議論一一無可疑者李湛曰小臣於 中宗末年與

李滉同官與之交遊自少表裏如一近者沉潛學問久在林
下工夫篤實一以聖賢爲法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大升曰其
爲德也謙恭遜順無一毫自足舍己從人令人敬服 經席
八侍時自 上講問道理則其於帝王之學豈無啓沃之益
湛曰文章道德可謂兩備自 上盡誠講問 聖學治道則
必有所益大升曰此人禀性踈淡自少恬退習與性成 聖
上若用之平生所學則豈不欲展布乎然況禮遇使之悠悠免於
朝廷之上則深以棄平日學問爲悶矣堂后日記
己巳三月十一日 傳曰夕玉堂持聖學十圖八對具思孟辛
應時趙廷機尹承吉 洪渾八侍 上曰先講第六心統性情
圖似越序而乃一身切近處故欲先講論予固當發問然文

相講論甚好至於承旨注書史官並宜講論也講心統性情圖說 上曰予不能善問雖詳言而亦不解聽然非徒謂此而上後更從容每一番講一圖可也應時 啓曰 上教甚當館中每校正講論一圖後 下問則好矣今此十圖李滉欲以平生所學上補 聖學而如是成圖雖聖賢之言無不裁制其積功精誠不眞偶然若少留而親自陳 啓則可無餘蘊不幸退去之速今雖校正豈無未盡處乎廷機曰李滉在朝之時 下問則好矣而適屏風與貼冊不能趂速造八以致未及講問不無餘恨矣彼無退去而常留念於是依此用工則其補益之事豈偶然哉堂后日記

考終記

庚午十一月九日以時享上溫溪齋宿宗家始感寒痛行祭時奉櫝尊物猶親自爲之氣益不平子弟等告曰氣候不平則請勿參祭曰余今老矣行祭之日不多不可不參 李安道

十二日自是日家曆日記始絶筆至十五日益彌留奇明彥專伻書問先生臥席修答改致知格物說令子弟正書寄明彥及鄭子中等處 李安道

十二月二日疾革進藥後命曰今日乃外舅忌日也勿用肉饌 李德弘

三日痢泄盆梅在其傍命移于他處曰於梅兄不潔心自未安耳 李安道

同日證甚篤命子弟錄還諸人書籍勿使遺失且命孫安道曰

前日所校慶州本心經爲某人所借去汝可推還便送傳韓
叅奉使之釐正板本中訛舛因可也 李安道曰前此集慶陵叅奉韓安命以慶州本心經多舛誤請先生勘正至是册子在他未得附送故有是命本註

四日命兒子寯書遺戒一毋用禮葬該曹循例請用必稱遺令陳疏固辭一勿用油蜜果一勿用碑石只以小石書其前面云退陶晩隱眞城李公之墓其後惟略書鄉里世系志行出處大槩如家禮中所云此事若托他人製述相知如奇高峰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嘗欲自述所志先製銘文其餘因循未畢草文藏在亂草中搜得用其銘可也一先世碣銘未畢至此爲終天之痛然諸事已具須稟於家門而刻立爲一人之觀聽四方環立汝之行喪非他例凡事必須多

問於人家鄉里門中幸多知禮有識之人廣詢博議庶幾宜於今而不違於古可也其餘處置家事數條（李安道ム時痰喘方劇至是脫然若沉痾之去體寫畢親自一閱又命累封寯署其後始聞喘息ム李德弘）

是日午後欲見諸生子弟請止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遂加上衣引語諸生曰平時以謬見與諸君終日講論是亦不易事也 李德弘

五日謂寯曰臺諫所 啓今如何耶（時兩司方論削乙巳之勳）寯曰猶不允命曰未知其終如何再三嘆之 李安道

七日命寂（先生庶子）言于德弘曰俾司書籍德弘聞命而退與同門筮得謙卦君子有終之辭金公富倫等卽掩卷失色 李德弘

八日朝命灌盆梅是日晴酉初忽白雲坌集宅上雪下寸許須

史先生命整卧席扶起而坐逝即雲散雪霽 李德弘

是日酉時損館遠近相知者爭相匍匐来弔如恐不及雖未嘗往来之人亦皆巷弔咨嗟以至愚氓賤隸莫不悲痛多有累日不食肉者 李安道

先生之喪握手用二是冬雲龍稟於先生答曰握手令人欲用一而合兩手斂結以為衆平時拱手之形可笑決不可用一也用二便於裹結云云先生定論如此故遵用之 柳雲龍

大斂設奠後主人以下各歸喪次不脫經帶門人李德弘曾稟於先生故依行之 柳雲龍

喪次方位不分東西南北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門人金隆曾聞於先生故依行之 柳雲龍

先生遺戒不用油蜜果或以為俗獘膠固文為成習先生此戒非徒為法於一家抑且矯弊於一世先生平日儉約清素凡處豐溢若無所用今若一受人蜜果之奠後必濫觴不若並與人之来奠者而不受以改俗弊而導先生之意或以為勿用云者只為一家言之豈謂人之来奠者乎人以誠意来奠若以遺意推之所以體先生平日待賓客之誠云云兩儀角立鄭子中曾以是意稟於先生故只以家中不用来奠者皆受之 柳雲龍

先生之喪門人金就礪著練布巾深衣卒哭除之朴濟亦如之李國弼亦著白巾其餘門生並以黑冠白衣帶從事金富弼金富儀金富倫趙穆 琴應夾琴應壎 琴蘭秀等素帶素食過

小祥（柳雲龍公趙穆等終三年不與宴不入內）

葬時（辛未三月）門人金就礪以禮葬加定官下来人謂就礪侍先生最久不可謂不知先生者凡百葬事當務從謹嚴以副先生之意其措事太張皇召人召床頗侈大望柱魂遊兩召越國典而用之他籍石並用全石寧爭之不得揮泣曰叔父遺戒吾所書也早知如此不若不戒之為愈也蓋就礪之意欲因禮葬曲伸私情而不知其誤也（柳雲龍公就礪並從時每日鋪席于壙次終日危坐已過一月云）

先生之喪求誌文於大提學朴淳辭未的確人皆以用之為難趙穆金富倫等以為既請之不可不用反復商議書於題誌官燔之其後禹性傳等極詆其不可用鄭惟一以為題誌官

旣以　王命書之若不用是棄　上賜也且大提學士一國
斯文之領袖請其文而不用誰敢有代製者奇明彥雖欲製
之亦甚難便言於李奉化寓竟從可用之議李安道獨深恨
之初雲龍言於安道曰此文甚失正意於行積未得髣髴若
書於題誌官則不可改也不若於未書前定其不用議安道
跋之而為羣議所沮之柳雲龍以門下諸議畢竟不用朴淳所撰文而改屬奇大升撰出矣
高峰所撰先生碣文中歲以後絕意外慕云者似未隱先生氣
稟頗悟天資篤實自少沈靜好學於勢利紛華泊如也何待
中歲以後乃絕意外慕耶且其意思似主於窮格論議處事
之間而於先生平日篤實踐履端的下工夫一事說得似未
親切趙穆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五

退溪先生言行錄卷之六

附錄

實記

門人金誠一撰

先生自少天資近道穎悟出人年甫就傅問理字於其叔父松齋堣不答先生潛思久之曰事之是者否松齋奇之年十六七已志于學嘗過溪堂有詩曰露草夭夭繞水涯小塘清活淨無沙雲飛鳥過元相管只怕時時燕蹴波識者已知識趣之不凡

平居未明起而盥櫛衣冠定省于毋夫人怡愉恭謹未嘗有違

羣居終日端坐衣帶必飭言行必謹人皆覺而敬之不敢以慢侮加之性簡淡寡言於名利紛華泊如也嘗欲廢擧子業爲父兄所敎勸遂應擧登第未數月翰院薦時金安老當國素慕先

生其黨之在言路者論以逆人之族見遞（外舅權礩乃磌之兄磌於中廟朝謀誅南袞沈貞坐死安老因此擿之）安老敗始八經幄立朝歛避聲勢雖知舊間未嘗僕僕往來公退必靜坐觀書不以職務倥偬自解嘗 賜暇東湖同僚多放達不覊日以觴詠諧謔爲事先生獨端居歛飭不習爲俗所移人亦雅敬志操不以異己爲嫌 中廟末年兩尹交搆自是不樂仕宦癸卯引疾還鄉甲辰被 召還朝而多 告不仕乙巳亂作與權勿丁熿輩同日削職爲李芑之姪元祿所救得解後芑惡元祿之貳己將加罪其兄元祥造門乞哀芑不許曰李某之罪與逆類同科而元祿瞞我烏得無罪竟竄之芑惡猶未息嗾持平李無疆劾之臺官有止之者遂寢乃力求補外出守丹陽豊基二郡皆有白雲洞書院乃前守周世

鵬所刱也院事草創未完先生到郡留意興學凡所規畫咸盡
其宜依白鹿洞故事轉達于朝 明宗特命賜額頒書遂爲南
方絃誦之地其郡清風灑然無一點私累還家只有擬擔行李
而已至是築精舍于溪上名曰寒栖及還杜門讀書雖盛暑不
輟壬子赴 召爲大司成見學政不修風教頹靡庶幾作新士
習乃通諭四學勉以古人爲己之學時習俗已敗事無可爲者
遂病免自後雖有除拜未嘗供職長處散秩乙卯謝病還鄉三
月有 旨召且 賜食物乃上陳情疏不赴丙辰拜副提學連
被 召命皆辭以病戊午秋疏陳五不宜仕 明宗怒御札甚
咳不得已起入都陞工曹參判累辭不許己未春乞暇還鄉控
辭益力乙丑始得 旨遞職李樑用事欲構禍士林以先生爲

清議之首將加罪免謀未逞而敗　明廟末年權奸既去善類
始登庸　下旨累召兢除工曹判書大提學等職以從之在遂
以求退得進辭小受大爲辭稱病篤竟不拜　命而還時羣陰
雖解而　上心未定諸賢雖進而其擧措亦有不厭人心者先
生憂之曰己卯人材實非偶然而更張無漸激發召禍況今人
物眇然若妄有作爲鮮不敗事云丁卯有製述官之　命始赴
召施遣　明廟之喪以五禮儀喪制多不倫欲依朱子君臣服
議參酌更定禮官不從除禮曹判書不拜病免卯日南還時
山陵未畢人皆以退去爲非義時相至比於山禽士人或以爲
我疑其學門人奇大升貽書質之先生答書反覆數千言略曰
因山倐㤥厥衛載臨百僚追攀晉展哀痛病臣無路來依古寺

適得來書責以古義蓄死何言某之處身難矣何也大愚也劇病也虛名也　誤是也以大愚而欲實虛名則爲妄作以劇病而欲承　誤是則爲無耻某之不樂仕常退身豈有他哉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小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致身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循其義當此之時雖有不大不忍之情不得不屈於義所掩也爲諸公盡職　山陵情與義無盡固臣子之至願也如混未竟　山陵屈情以循義臣子不幸者之所處亦不得不如是也君親一體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然父子天屬就養無方君臣義合就養有方無方者恩常掩義無可去之時有方者義或奪恩有

不得不去之處養生與送死其揆一也向使滉不計憂病長服官政者則於是而誠無可去之道臣滉遭遇　先大王廣度盛德優容其辭退得遂十六七年間養之願則　先大王固嘗畜之以山野遠外之人不責其必死於輦轂之下明矣滉雖欲循情妄義自失其身於去就死生之際有不可得而自輕者如也何其不去也在諸公則進爲義在滉則退爲義不知公意於此二者何是何非何取何舍毋惜有以辱教之云云觀此一書可識其平生心事云今　上初召命絡繹戊辰乃起應　命先生久係蒼生之望士林皆以其進退卜治亂聞其至朝野莫不相慶而先生曾無久留之計有若無意於世者除大提學吏曹判書右賛成皆辭以判中樞帶經筵職名上六條疏聖學十圖

文昭殿之議欲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北之序爲時相
所泥不果行當是時廟堂館閣動相矛盾情志言議之間漸成
睽釁由是朝廷不知上下吾儕已[illegible]上章乞骸 上許之士林
咸惜其去爭欲留之不可得諸名士出送江上座中至有涕泣
咨嗟者先生雖浩然於去就而實有臺芝別席之感信宿江寺
有遲遲去國之意右相洪暹與書相別先生無他語只書尚憐
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十字以寄之其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
其進言無非國家大計 上爲之動容旣退連上箋乞致仕不
許至其感疾 上馳醫診視未至而卒訃聞 上震悼輟朝三
日 贈領議政葬之加一等疾革遺命勿立碑只竪小石題曰
退陶晚隱眞城李公之墓且戒辭禮葬蓋明其志也時士林倚

先生如泰山喬嶽聞其卒識與不識莫不嗟啼傷痛相與爲泣而哭之近邑之人雖村翁野夫皆爲之素食及葬遠近來會者數百人吾東方雖稱文獻之邦而道學不明人心貿貿自高麗至本朝其中名世者無幾先生當己卯禍敗之餘上無師傅旁無友益超然獨得於聖賢之書中歲以後講學益專任道愈重爲學工程一以朱子爲的嘗得其書沈潛講劘積有年紀俯讀仰思至忘寢食於是晩然而悟沛然而行平生得力處多在此書試擧其學之大槩則主敬之工貫終始兼動靜而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窮理之功一體用該本末而深造於真知實得之境用工於日用語默之常致察乎幾微毫忽之間以平易明白爲道而有人不及知之妙以謙虛退讓爲德而有人不可踰之

實規模甚大寧學聖人而不至不欲以一善成名進脩甚勇寧竭吾才而不逮未嘗以老病自懈循循有序無欲速急迫之病默默加工有闇然日章之美博極羣聖之書而非言語文字之末也說到正約之中而非幽深玄窅之旨也道已高矣望之若未見德已尊矣歛然若無得存養日益純固踐履日加敦篤向上之功進進不已至死如一日其篤信好學任重致遠如此其可見之行則律已甚嚴淫樂慝禮不接於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所履者規矩準繩也雅言者道德仁義也居必整衣冠尊瞻視或對案觀書或焚香靜坐終日欽欽未嘗見其惰容治家有法撫子孫以恩而導以義方御家衆以寬而飭以謹恪閨門內外怡愉肅穆無所作爲而庶事自得其倫序家素清

窶所居僅蔽風雨飯蔬咬菜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奉先極其誠孝事兄極其愛敬敦睦宗族周恤孤窮其接人也恭而有禮其處己也約而盡道喜慍不形於外罵詈不及於人雖在蒼黃造次之間未嘗有疾言遽色嚴於義利之辨審於取舍之分別嫌明微一毫不放過苟非其義祿之以萬鍾不受也遺之以一芥不取也好善嫉惡出於天性見人善行則再三嘉奬必欲其成就聞人過失則反覆嗟惜必欲其遷改是故賢愚皆獲其益莫不慕而畏之惟恐不善之名聞其耳訓誨後學不厭不倦雖有疾恙不輟講論晚年築精舍于陶山之麓一室岑寂圖書滿壁日處其中兢存硏索嘉遯晦養樂而忘憂人莫敢窺其所造之淺深但見其充積發越心廣體胖面睟背盎之實自有不可

掩者襟懷洞澈如秋月氷壼氣像温粹如精金美玉莊重如山嶽
靜玉深如淵泉端詳閑恭篤厚眞純表裏如一物我無間瞻之
也儼然有可敬之儀刑即之也温然有可愛之容德雖頑夫狂
子望門而驕氣自消其末年之出蓋將爲之兆也　講筵登對
疏劄陳論一以明聖學行王道爲本雖與世齟齬枘鑿相反而
終不貶道以循人使之遭可爲之時居可致之位得君而行道
則其事業豈止此而已哉嘗謂仕所以行道非所以干祿筮仕
四十年更歷　四朝而出處進退一循乎義義有乎安則必奉
身而退如是者前後凡七度難進易退之操雖自謂賁育莫能
奪近世士大夫讀書則唯知决科之利而不知有聖賢之學居
官則唯知寵祿之榮而不知有恬退之節泯泯蚩蚩無恥無義

自先生之起爲士大夫者始知所以爲人之道不在彼而在此
間有聞風而興起雖時不過學不見試而功化之及物者已不
淺矣集大成於羣儒上以繼絶緒下以開來學孔孟程朱之道
熄然復明於使世求之東方箕子以後一人而已南冥曺植曰
斯人有王佐之學高峰奇大升曰其心如秋月寒水門人趙穆
曰其學得朱子嫡統世以爲知言所著有理學通錄啓蒙傳疑
等書行于世學者尊爲退溪先生

言行通述　　　　　　門人鄭惟一撰

先生穎悟絶人天資近道自在幼時端重如成人早習擧子業
不勞而能文譽日隆而先生自視歉如也以爲此非足以盡爲
人之道乃始反求於聖賢之學雖未見有名門之師謂道在六

經而其本俱於吾身八道之路則先儒論說皎若白日中天於
是集賍致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地發憤忘食堅苦刻勵
中因用力過苦遂致心恙保養旣久工夫益力敬義夾持知行
幷進內外一致本末無擧久之洞見大原心融而神會植立天
本道高而德尊而斯道之統於是乎在矣若其用工次序則因
先儒之說而究聖賢之旨因聖賢之旨而窮天地之理證思明
辨弗得弗措自夫一事一物之微以至天地萬物之變莫不窮
之極其深析之極其精期必至於豁然貫通之地而又必以平
易卑近明白切實者爲之準則未嘗爲玄會之思索空蕩之議
論也其所思而得之者不徒付之於空言要必反之於躬行卽
吾身心性情之中益加體驗踐履之功得寸守寸得尺守尺靜

而存養者日益審動而省察者日益審故存諸中者純固深厚
發於外者溫裕而剛毅蓋不急近功不計小效惟以遠大自期
積累爲功是以先難後獲勿忘勿助正誼明道等語未嘗不爲
學者丁寧焉其可見之行則持己甚嚴非禮不行少時與諸友
會肄時文羣居甚敬終日端坐同遊之士畏而敬之雖私相戲
謔見先生至皆歛容改坐後在玉堂同僚或在傍喧笑而先生
觀書不輟黙無一語同僚多愧而止之平居鷄鳴而起盥櫛衣
冠出就書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神疲氣倦則或拱手黙坐或
瞑目少休未嘗偃卧枕席也天性簡黙對客終日無一閒話誰
淡與人言思而後發雖在倉卒急遽之際未嘗有疾言遽色襟
懷灑落韻致清遠望之若不屑於人事而其條理之密節目之

詳則有不遺錙銖矣雖在紛華波蕩之中而所以自守者愈嚴
愈約雖在暗室屋漏之隱而所以自處者愈敬愈謹思慮之發
雖少必致其審事物之應雖細必求其當一酬酢之間心未嘗
放也一飮食之際體未嘗肆也坐必端直不少跛倚行必安徐
不少跙遽手不妄擧目不傲視頻歠勞困未見有怠惰之容應
酬稠沓未見有厭倦之色雖貴爲卿相而衣冠安於麤惡飮食
極其疏淡於爲義若趨嗜欲惟恐其不得於爲利若湯火蹈惟
恐其不遠聞人之謗未嘗少辨不善加己直爲受之書籍外泊
然無他好視外物無一攖其懷者酒量素寬中歲痛斷終身未
嘗至大醉其定力之固隨處而見者有如此莊正誠實虛明洞
徹不設畦畛不立崖岸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嚴不至於猛簡不

至於儆好古而不太泥循俗而不苟同純粹溫潤如良金美玉
光明正大如青天白日猶且自視如常人自處如寒士歉焉惟
知其不足不見其有餘此所以日進無竆而卒能任重詣極者
也其待人無貴賤賢愚無不盡其禮客至雖微皆下階迎之未
嘗以德位而自尊也與人交初若淡而久益信人無不誠服而
心悅然自少不妄交遊其在京師公仕外嘗杜門不出雖同志
之人亦罕追隨視世之常逐於聲利紛華者如避冦盜若將浼
焉其居家家事不甚留意惟以節用戒家人務農勑奴僕而已
家法甚嚴閨門內外肅穆怡愉遇僮僕嚴而有恩仲兄察訪公
長先生數歲先生事之如嚴父至老不變子弟有過未嘗嚴加
譴責但微示不平之意或略加戒勑之語而已家人不見有喜

愠之色不聞有恚詈之聲盖天性然也惇睦宗族周窮恤患如恐不及大夫人無恙時承顔順旨極其愛敬猶自以未盡事親之道終身之恨爲厚於奉先其宗姪爲就田園久曠宗家又頹圮先生令改營損己貲以助之且謀於宗族經營區畫爲久遠之圖既成令姪孫居之承祀事凡祭祀疾病非未嘗不與齊必盡其誠祭必致其敬高曾營域在永嘉地時親往拜尊爲其居官不爲赫赫近名之行而理所宜爲則勇往直前不挫不撓在州郡以愛民爲主而行之以誠心忠君憂國之念老而彌篤雖退閒年久意未嘗不在　朝廷聞　朝廷擧措合理則喜見于言施爲失宜則憂形于色每以培養根本扶植士林爲當今急務戊辰八　朝知聖上有欲爲之志慨然以格君心爲己任

上六條疏請進講西銘又上聖學十圖惓惓以淸源端本爲先
上亦虗己以聽先生平日之學將有所施而未幾辭歸矣先生
本少宦情又見時事有大機關自癸卯始決退休之志是時先
生年蓋四十三矣自是以後一意退歸雖累被 召還常不久
於朝晩年 命召愈勤控辭益力上自 朝廷下至草野無不
勸起而先生之志不能回矣先生出處內斷於心其出也非由
觀勉其去也不可挽留一視於義之當然以求吾心之所安而
已雅好佳山水中歲移居于退溪之上愛谷邃其林深水清石
潔也晩卜地於陶山之下洛水之上築室藏書植以花木鑿以
池塘遂改號陶翁蓋將爲終老之所也 明廟聞之密令礪城
尉宋寅訪求圖畫以進其辭受取予一決於義然駭俗絶物之

事亦不爲也人以禮饋必受之受之必分諸隣里宗族之貧者
朝廷累有豆米之　賜隨輒散盡未嘗蓄於家家用累屈時稱
貸以繼之先生或不知也賓客之來不問貴賤盡其情款其敎
人也先觀其志之所向莫不隨材授學而以立志爲先爲以己
謹獨變化氣質爲工見學者志道誠篤則喜而勉進向學懈弛
則憂而激勵勤勤懇懇於提撕誘掖之間者一出於誠聞者亦
無不感而息奮矣先生道成德立若無待於人者而謙虛好問
不主先入勇於舍己樂於從人聞人一善若出諸己己有少失
雖鄙夫言之無不立改學者奉質疑問雖空空未嘗鄙外必毫
分縷析反覆告諭惟恐其不曉或有固執己見不從指諭者則
亦平心更思徐定其可否議論之際神閒氣定求其至當無間

彼已未嘗以己之長而輕人之短必己之是而斷人之非也至
於物格無極之釋則與奇明彥諸人論辨累年易簀前數月因
明彥之書始覺其誤遂從其說而著爲定論其不偏主己見又
如此經傳子史靡不博覩然自少用力於四書五經而於四書
易經爲尤深往往多背誦不差栽於中夜起坐諷誦庸學心經
等書以爲常謂經書解釋多穿鑿訛謬失經旨而誤後學甚多
於是正其穿鑿定其訛謬有以還經傳舊旨復聖賢之本意而
學者亦不爲俗儒曲說所惑矣又謂數學非理外之書自癸丑
以後無沼數學謂朱子啓蒙一書乃數學之祖而多有未解處
玩索年多洞究其原乃著啓蒙授學者平生於殆無遺蘊晩年
多以啓蒙授學者平生於朱子書用工最深以朱子論學切要

之語多在於知舊問答書中而學者多患其汗漫是於取其尤親切緊要者節約成書略加註解自是人知受用朱子書矣又謂朱子伊洛淵源錄止於程門人自朱門以下以至於宋季元明之世道學之士不爲不多而無續而狀之者史傳所載又多闕略誠爲後學之不幸乃裒集言行之散在諸書者爲理學通錄未及脫藁見明儒謝鐸所撰伊洛續錄謂其疎略未完遂畢成其書而朱子以後諸子之學術有所考矣先生喜而詩樂觀陶社詩晩年尤喜看朱子詩其詩初甚清麗既而剪去華靡一歸典實莊重簡淡自成一家爲文本諸六經叅之古文華實相兼文質得中雄渾而典雅淸健而和平要其歸則又粹然一出於正筆法初暉晉法後又雜取衆體大抵以勁健方嚴爲主人

得一字如寶百金詩文之美書法之妙擧世靡不師法亦可見有德必有言通材無不能而此則先生之餘事爾烏足爲先生輕重哉初先生深自韜晦不以學問輕與人說故在當時人不甚知其知之者或以詩人目之或指以爲塵表之人而不知所學之正所得之真有闇然日章之實也及夫退閑以來年益高德益卲說心益高明行道益親切自得者日益深從遊者日益衆然後人始知東方有真儒出識與不識皆稱退溪先生云先生處鄉黨恂恂不異於人而鄉人之善者慕其道不善者畏其義凡有所爲必曰先生以爲何如有所疑無不稟而決之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 朝廷搢紳之賢草野韋布之士書疏往來質疑問難者相繼而誠心敬服終始不怠者亦不爲少凡有

議論稱出於先生則人皆信之無異辭及聞其卒遠近無不痛悼雖不見先生之面者亦數日不食肉太學諸生及四方之士爭来吊尊其盛德之感人亦不見矣先生生於東國學絶之後不由師承超然獨得其純粹之資精詣之見弘毅之守高明之學道積于一身而言垂于百代功光于先聖而澤流于後學則求之東方一人而已

遺事　李珥撰

先生性度温醇粹然如玉志于聖理之學少以科第發身不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稱枉芑還奏復爵先生見羣奸執柄尤無立朝之意拜官多不就　明朝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卜居于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

廷味於淡泊勢利紛華視之若浮雲然季年築室于陶山頗有
林泉之趣　明廟末召命累下固辭不至以招賢至以招賢不
至爲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工畫所居陶山爲陶圖進之其景
慕如此先生之學義理密精一遵朱子之訓諸說之異同亦得
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居閒處獨典墳之外他不挂懷
有時逍遙水石間吟咏性情以寓蕭散之興學者有問輒罄所
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處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
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不敢分毫蹉過人有所遺非其義
終不取今　上初即位朝野顒望至治士論皆以爲非先生不
能成就聖德　上意亦屬於先生先生見世衰俗末儒者難以
有爲　上心求治不誠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試故懇辭爵祿

期於必退既返陶山言不及時政輿情猶望其復起而先生遽卒年七十朝野痛之訃聞 上震悼 命贈領議政葬以一等之禮子寓以遺言辭禮葬 朝廷不許太學諸生共具奠爲文往祭之先生雖無别著之書而議論之發揮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 中廟末有花潭徐處士敬德亦以道學名世其論多認氣爲理先生病之爲說以辨之辭旨明達學者信服爲先生爲世儒宗趙靜庵之後無與爲比其才調氣局或不及靜庵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靜庵所及矣

行略

朴淳撰

道之不行也久矣况吾東方龐荒僻遠自箕子以後上下數千年間號爲知道者有幾先生穎澈之資超然獨得於遺編絶簡

之中其學主朱子之書莊誦精研一意下學寧淺毋深寧卑毋高平實的當循循有序所謂自知致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誠者此先生之所期而日勉乎長進者也及操存益固識見愈高察明倫物渙然心釋而清明洞徹表裏無雜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後學請益相與問答窮日不倦其言以立志為先以謹獨為重教誨諄諄平昔明白憂君憂國出於至誠雖退處田野心未嘗不在　朝廷常以輔養君德鎮定士林為務本先少宦情　中廟末年有大機關始決退休之意自是不能久留於　朝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晚節隱於大勇壁立千仞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初先生深自韜晦雖專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為道學之儒

也及其年益高德邵充養既久精華自炳其實自有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翕然尊師之其闡明正學開導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吾東方者惟先生一人而已

崇終獻議

隆慶庚午十二月二十六日夕講洪聖民 啓曰近者國家不幸大儒卒逝非但士林相弔自 上亦為痛傷聞訃之日贈以領議政中外感激此人學問為東方宗師集大成之人也經席所啓啓無非大人格君之言每每追念而力行之則此人雖死其道則行也鄭琢曰東方學問之人雖或有之至於造詣之精深踐履之純固則惟此一人而已其進退出處辭受取予皆可為後人模範但遇 聖明以病退去屢煩 徵

召竟不能至於懸闕憂國之心未嘗頃刻忘也 上曰聞其有病特令遣醫而亦未及救悼恨何極琢曰 上待大臣可謂極盡而無欠闕矣然必用其道然後方盡待賢之道也 堂后日記

萬曆癸酉九月二十四日 傳教禮曹曰李滉著書片言隻字皆可以傳後脫或散失滅泯必有後悔校書館印出 柳希春 趙穆

辭職疏曰臣師臣李滉一生勤苦學問工夫老而益篤所得濂洛以來諸儒之正傳其發於詩文論辨者皆所以淑人之心而扶世道承前聖而啓後蒙也身歿之後文多散逸其孫安道裒粹未訖又知天殞本家無他子弟可以營此者其文尚埋晦不傳於世臣竊痛悶謹與鄉中諸生鋟梓校繕寫臣若蒙 見許進則未死之前庶遂此事云云

十一月二十四日憲府 啓曰 贈領議政李滉篤信好學之誠難進易退之節求諸古人罕有其比而又發揮義理羽翼斯道之功實東方所未有也不待行狀欲速 賜諡公論之

發固非偶然請　命速施行以勵世道柳希春

二十六日憲府　啓　贈領議政李滉篤信好學理明義精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扶植斯文維持吾道之功實吾東方所未有也　褒崇之擧當卽斷自　聖衷而至於公論之發反誘以有違恒規持難至此凡人議謚必待行狀者欲考其人處心行事之蹟也李滉道德之盛昭如日星其亦有待於行狀而爲之耶同日諫院　啓李滉生百代之後挺不世之資倡明絶學扶植斯文卓冠吾東方非近代諸儒所可及也柳希春

同日朝講大司憲盧禛　啓曰李滉　賜謚事以舊規言之則雖似必待行狀但滉之道德　聖鑑洞照特擧格外之典然

後四方有所激勸矣右相盧守愼進曰 上心每以後弊爲
慮此則大大然也愼曰又 上意不欲輕改舊規此固出於
難愼之至意然人君行事必欲一一如此則四方風動之美
今不可見矣叅贊官李珥 啓曰 上教雖當名賢行狀不
可輕率而爲之昔朱門高弟不爲不多而二十餘年之後行
狀始出今若採取公論而謚之夫何不可古者賜謚必於葬
時今則踰三年已久此所以汲汲也今旣無撰行狀之人則
當據臺諫公論而爲謚而 上之留難至於此極此於治亂
安危所係不細伏願 垂聽焉侍讀官趙廷機 啓曰言官
累請 賜謚而自 上固守舊規殊無尊賢之意殊爲未安
檢討官金宇顒 啓曰雖無行狀亦有朴淳所撰墓誌請據

此謚之珥曰恐有後弊云者臣竊未曉也今滉之賢自　上
親知之矣猶且留難至此士林皆缺望焉臣意士林缺望乃
有國之大憂也正言金誠一　啓曰國法必待行狀而制謚
者以其人之心術行事不盡顯著而然矣若如滉者其道德
行義出處大節如青天白日奴隷皆得以仰之豈待行狀而
後可知其為人哉必欲見誌者似以其人為有不可盡知之
處此則未安矣待大賢豈可以恒規乎　上曰雖欲速謚豈
可無行狀而為之乎珥曰自滉倡明道學之後學者始知為
儒之體厥功最大如鄭夢周雖理學之祖而觀圃隱集則不
可無疑至若滉之文集雖置之理學類編亦無愧焉又曰以
小臣之事言之　國法只許歸覲父母而臣曩者以外祖母

養育之恩疏請秩見亦命許可如臣卑劣者 尚有不拘恒
規之 恩命況如滉大賢乎又曰今日以此事士氣沮喪若
知其如斯則不如當初不發此論之爲愈也此事只在一
下教之間臣未知其難也守愼曰若此而遂已則滉終爲無
諡之人矣守顯曰苟以無行狀而終不 賜諡則時事可知
頊曰自 上例以常規爲言臣恐國之大事去矣特進官成
世章 啓曰古人以行狀請諡尚矣但出於一家之言文過
其實尚據以爲諡矧乎一國之公論與其子孫粉餙之辭高
下固懸絶者乎頊曰世有非常之人當待以格外之事伏望
自 上斟酌此意守愼曰臣聞滉家子孫終不欲請諡若無
特 賜之命恐無爲諡之日矣子孫承其遺意旣不敢請而

在 上者有特 命之擧則上下之間皆爲得體矣(臺石日記)

三十日晝講宇顒 啓曰自 上命賜李滉謚甚盛意也滉曾進聖學十圖可見其學問之功乞於燕閒之暇特、賜觀省而用力焉則其人雖亡而其道則行豈勝幸甚(金宇顒筵記事) 經

萬曆庚戌(光海二年)館學及八道儒生臺諫政府交章共請五賢臣從祀六月一日兩司合啓等臣將五賢從祀一事伏閤籲呼已踰旬月而 兪音尙閟不勝惆鬱爲自在 先朝館學儒生連章瀝血者今幾年乎盖道學也天之有日星不明則將無以扶國家精神命脈故先生深知道學之當尊公議之難遏以待後日爲敎而今我聖上亦於三年之內答儒生疏曰上下之間誠意旣通則 先生未遑之典庶見擧行於今日

矣大胥慶翹首以待而聖批一向牢拒臣等竊惑焉從祀與否於五賢臣學問功德固無損益而崇報之舉尚闕於拭目之日豈匪明時之一大欠乎尊尚之得失而斯文之盛衰係焉尤不可少緩請先正臣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李滉並 命從祀文廟以答輿望答曰議大臣以啓時金玏為憲長

七月十六日禮曹啓曰五賢從祀聖廟事問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翼以為臣於前日下問時已盡陳達唯在聖上斷然行之伏惟上裁領議政李德馨以為吾東方道學自新羅高麗以來罕見其人逮我聖朝始有五賢臣者出而濂洛關閩之遺緒大明于世其尊尚崇報之舉當趂卽議施而還延至今實聖世之闕典與此士論之日激而國言之愈同也唯在

聖明斷然行之左議政李恒福以為五臣之事臣於榻前適

承 聖問已盡陳之今則士論已定國言已同所未行者只

是聖上一言耳領中樞府事尹承勳清平府院君韓應寅以

為五賢臣從祀一事士論已定國言亦同惟在聖上斷然行

之右議政沈喜壽以為朝家大小論議豈無皂白之異同而

至於五賢臣從祀孰有異議之人也 宣祖大王崇儒重道

之誠遠出尋常萬萬特 命儒臣撰出儒先錄而常賜觀省

大加歎賞則四賢之見過於異世者可謂至矣至於李滉則

遭際 先朝寵見尊信即今見存之人亦多目覩後生末學

雖未能測知其踐履造詣之何如而觀於律身行道之方著

書立言之旨亦可驗其粹然一出於正有此五賢臣道德之

美學問之功而不得與於從祀之列未知何等人方則可得
以從祀乎竒自獻待罪禁府不敢獻議大臣之意如此敢啓
傳曰依議施行
禮曹又啓曰五賢從祀依議施行事判下擧國羣情積年顒望
之擧始成於 聖上嗣服之初中外相賀士氣百倍此實扶
世道挽回搷至治之一大機會也臣等待罪典禮之地適逢
曠世之盛事懽忻感激不知所達從祀之典今當急速擧行
第其節目未有考據之例以當别爲祭文遣禮官致祭於其
家廟且設祭告由於文廟造位版分配於東西兩廡議大臣
定奪何如傳曰允禮曹啓曰議于大臣則完平府院君李元
翼左議政李恒福右議政沈喜壽以爲遣官致祭且告聖廟

然矣從祀大禮古必可有考之文博考行之爲宜領議政李

德馨領中樞府事尹承勳淸平府院君韓應寅以爲當此盛

禮應有遣官祭告之事惟在該曹博考古禮處之今此之擧

斯文盛事千載一時兩廡從祀之例有若馬融杜預等已被

中朝釐正貶黜之人猶且因舊襲謬尙未有處置則誠欠事

也依倣中朝成憲使耳目一新此亦其機宜令禮曹察而行

之大臣意如此敢啓傳曰知道令儒臣博考古禮擧行

教文

文廟從祀時中外頒教文

王若曰天之生大賢也不偶實係消長之機德必得常祀而無

斁宜擧崇報之典玆用播告俾有依歸稽我東國之偏荒罕

傳正學之宗旨箕疇布敎雖識禮義之方羅代螢英未免麗季千載僅見圃隱一人洪惟 祖宗熙洽之辰允屬文明振作之運有若金鄭趙李五臣者出眞得濂洛關閩諸子之傳格致誠正之工其揆一也讒諂媢嫉之輩誰使忝之竄通有時縱負一世之屈是非自定何待百年而知惟混也遭遇兩朝其志則挽回三代立言垂訓實是海東之考亭格非獻覸不愧河南之程氏肆並隆爵諡之贈顧未遑俎豆之儀在正德紀元始有儒臣之陳請自 先生初服屢見多士之抗章惟其舉措之難輕豈云尊尚之不逮予纂緖恨至不同時尙有典刑奈九原之難作其從與享康百世而爲師爰答四十載顒望之情擬啓千萬世太平之業蓋有待而然也庸非

天而誰歟玆於本年九月初四日以贈議政府右議政文敬
公金弘宏弼贈議政府右議政文獻公鄭汝昌議政府領議政
文正公趙光祖贈議政府領議政文元公李彥迪贈議政府
領議政文純公李滉等五賢臣從祀于文廟之東西廡於戲
聳動觀聽作新氣像是邦大夫賢者孰無尚友之心吾黨小
子斐然永存矜式之地故玆教示想宜知悉 出鄭文獻公實記

文廟從祀時家廟 賜祭教文

王若曰嗚呼我東雖僻小文不墜地道有所托粤自殷父師之
後綿綿延延羅時之藝文麗季之遺風彬彬可觀而至於嫡
統之傳則文忠以後繼之者無幾惟卿德器純粹襟量冲深
自其髫齔之年已有任道之志沈潛紫陽之書平生得力

實在於此從事誠明絶其外慕根基旣立操履益篤洞朗徹
妙發越光輝遠究洙泗之緒近接洛閩泝而蔚然爲世之真
儒始有依歸而朝野倚之爲喬嶽矣昔在　先后之初年膺
召命而來京　講筵三接懇懇誠正之說挽回一世庶幾清
明之理十圖之規開發前聖之妙奧六條之疏昭揭經邦之
至要眞斯文之宗匠家國之蓍龜肆予小子纂承大業實有
無疆之恤思卿之道德而風采已邈然矣慨其不得與同時
徒切寤寐之想嗚呼卿旣不可作矣念　先后之際會已配
卿於　大廟之享矣日者臺臣獻規章布陳疏復有尊崇表
章之請可見人心秉彝好德所同而其遺風餘烈感心心目
愈甚非愈久而卿之深造精詣卓然爲東方百世之師者其

能如此乎昔宋理宗慕性理之學興懷異代之賢若周若程
若朱若張悉尊尚之並陞祀於文廟之庭於是士論歸一道
說益闡南渡後甚盛擧也卿之所得之蘊實本於周程朱張
而子之尊尚之擧恐後於宋宗予實愧焉玆者吉蠲爲禮從
祀卿於泮廟益與金鄭趙李四賢而同陞之新斯世之耳目
表吾道之正脉者其孰大於此乃遣禮官馳祭於卿之家廟
並諭厥由卿其歆哉於戲有其德者有其享國家之報典當
然明斯道而倡來學萬代之瞻仰彌新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宗廟配享時家廟　賜祭敎文

王若曰喪畢三年方修升祔之禮澤流百世宜擧從享之儀玆
遣奉版之官用致引靈之尊惟卿精思實踐妙詣窮探繼往

開来可見平生之用力難進易退無愧古人之處身蔚爲百
代之儒宗遂作四方之師表早膺　中廟之眷逮受　孝陵
之知况在　先朝益荷異數八侍　經幄責旣重於賓師擢
爲貳公誠固出於夢卜初服登對國是定而君德隆一堅徑
歸吾道明而士習正論道統則允矣海東朱子論事功則賢
於國朝諸儒四十年章布疏章每請配於文廟五百歲明良
際會先從祀於　宗祊待賢何間於存亡揚處將見其肹蠁
庶幾依神於周粟俾將侑坐於魯宮嗚呼乾淳典刑河嶽精
爽在後人高山仰止恨不同時配　先王宗廟享之其克永
世故玆敎示想宜知悉

祭文　　李楨

惟我先生天挺聰明鍾祥毓秀集粹會精襟宇脫灑玉潔氷
清氣度全備春融秋肅行本孝悌學求精一無物不格無書
不讀句句研窮字字尋覈真積力久精義入神日月益虛陰
陽屈神灑掃之細綱常之極下學工程上達心法體用顯微
精粗本末氷釋的破融貫洞徹

又

蒼龜既失父母既歿龍虎亡亡景星沉光哀哀皇皇孰補其
闕赤子嗷嗷孰援其溺變恠百出孰設嚴防長夜漫漫孰曙
秋陽鬻公之生間氣所鍾溫然如玉有粹其容志貫皦日行
潔秋水樂善好義無閒人已俛首下學妙思精研縷析毫分
洞見幽玄家說參差洪纖異宜析衷會一紫陽是師懸流勇

退出類離羣守道山樊富貴浮雲在邦必達休聲徹天 宸
衷虛佇 寵命聯翩幽居八圖高掛 紫闥 嗣聖繼明側
席如渴祥鳳来儀經幄生輝十圖啓沃探隱闡微興望日隆
謙退愈畢三章辭闕浩然而歸惟進與退繫國安危寂寞之
濱有来摳衣微言昭揭耿光長新進不澤民退啓後人小子
失學貿貿迷方悍馬横馳荊棘路荒回車改轍實賴啓發有
初鮮克哀我滅裂自擬負笈康幾卒業天不慭遺哲人遽萎

又 柳雲龍

聖謨洋洋左圖右書仰息俯讀乃投游虛益見端的傻八平
實循序而進不差毫末涵養之功造次顛沛肅然對越常目
不昧焚香危坐潛慮凝神提撥惺惺惟日新新照管動靜表

裏洞澈知行並進如鳥斯翼無微不竅無顯不格旁通曲暢
燭然龜卜畢以應物僉以處約虛以服義剛以制欲見惡如
臭聞善易色人倫之懿日用之常無細無大咸理之當勉勉
孜孜如恐不及積銖畜寸累歲計月及其養深展也大成施
於四體著於容聲謙恭敦厚冲淡簡潔豈弟平易慈祥惻怛
姸煕春輝清曝秋陽拱而徐趍鶴舞鸞翔休而燕息山峙梅
香鼻之也溫望之也莊有而若無愚者效得集而不高見者
忘爵不間愚賢有問輒發竭其兩端提耳傾腹狂夫驕士麤
戾披猖一望門牆已自遜抑各充其心鄙吝氷釋不怒而威
爲惡者飭不言而信爲善而法

又　　南致利

惟我先生氣鍾光岳質粹金玉紹千載緒開大東學春風座
上秋月襟懷早退丘園心與道偕仁必獲祐謂享耆壽何意
終天止不踰矩

又　　　　　　　　　　　　　　　　　　　　金暐

山林日長講學功深左圖右箴惟日欽欽持敬窮理二者不
偏精思力踐兀兀窮年造詣既深所立卓然青天白日泰山
喬嶽　聖代真儒天民先覺布帛之文菽粟之味餘事心畫
亦超晉魏猗歟先生間世挺生養深積厚展也大成聞風慕
義摳衣自遠接之以和誨之不倦提撕教詔俾立根本循循
有序發其蔽蒙精深浩博應對不窮

又　　　　　　　　　　　　　　　　　　　　柳根

猗歟先生賫天生德稟賦旣異克養無缺質本溫恭尤加進
志氣賫英敏益致虛已明誠兩進敬義偕立有事勿正鳶飛
魚躍即物推極牛毛蠶絲初終不紊鉅細靡遺資深行備業
廣基崇追其大成所觸皆通謙虛純粹縝密擁容閒義能遷
不獨安安晩得我所水抱山環師範尊嚴靈襟灑落旻時之
懇樂道之賫並行無礙各止其則

又

李德弘

恭惟先生純粹之資和順之德程朱道學孔孟心法兩明進誠
交養性情表裏相維動靜俱正樂行憂違隨遇而安珠藏于
淵玉蘊于山濂溪先霽延平壺月茫茫墜緖不息而得眷亀
邦國山斗斯文一代所宗百世攸尊望門以趨多士濟濟進

之以禮勉之以序月瀾當日中夜獨起私適在座問敬字旨
曰正衣冠曰一息慮從事於斯賢聖可做恩均父視禮闕猶
子誠足築場罷極天地春回溪上萬卉得時山梅吐哀澗柳
含悲

賜祭文 追補

維歲次癸丑(今上九年)十二月戊申朔十七日甲子

國王遣臣弘文館副修撰鄭亨復諭祭于贈領議政文純公李
滉之靈於皇 列祖敦教作人彬彬儒碩丕闡斯文東南講
道益多名賢巍然金鄭亦有文元國人攸式景行高山集厥
大成迺得卿爲猗卿盛德金鍊玉純淵涵造極靜厚如坤具
玆衆美功則百千超然急流志厭馳軒兩朝虛佇舟楫巨
川抱吾遺經守道丘樊從容其中泝委逢源紫陽全書尤所
仰鑽邈矣千祀所會者神匪直嘉惠寔惟素臣四七微縕陳
王科紛研思極辨毫縷乎分反誠于身動中方圓醇粹積中
輝光著宣逍遙玩樂水智山仁攸然浴詠有扶童冠時雨布